

书

海天出版社

与街道

香港

王璞 选编

陶杰 黄国彬 也斯 著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第

3

辑



三 人 行
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第三辑(香港卷)

王 璞 选 编

(香港) 陶杰 黄国彬 也斯 著
• 海天出版社

书与街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与街道/陶杰, 黄国彬, 也斯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0. 1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第三辑. 香港卷/王璞主编)

ISBN 7-80654-117-9

I. 书… II. ①陶… ②黄… ③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4931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 htph. com](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张 曼 封面设计: 深圳书建工作室

封面画: 蒋力 责任技编: 王颖 责任校对: 陈敏宜 张玫

湖南衡阳地质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6.5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近年来，中国的散文创作步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收获季节。作家们贴近现实、体察民情、有感而发、为事而作，可谓题材广泛、品种多样，文采飞扬而风骨淋漓，其数量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的。

我们选编出版这套“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目的就在于以有限的篇幅，比较系统地向读者提供一批尽可能新近的散文佳作。不难想象，终年奔波于紧张繁忙中的最广大的读者，是无法读遍名家的所有作品的，而这套名家散文系列的诞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突出的阅读矛盾。

至于“名家”的称谓，是指那些以出色的艺术劳动而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主要是小说家、诗人、学者）。他们卓有成效的思索及耕耘，创造了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财富，而入选的篇章，便是从名家们浩繁的创作海洋中打捞起来的“佳作”。选编是一个评估与选择的过程，一个拷问选编者观念及判断力的过程，因而其中必定渗透了选编者的感受、理解，乃至正常的偏爱或倡导。而所谓“三人行”，仅仅是一种标志性的说法，其含义也主要在于每本书将由三位散文作家加盟合成。“三人行”的秩序，我们则按作家的姓氏笔划排列。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将分辑选编出版，每辑四种。我们期望得到作家与读者的支持。

序

说来也怪，同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又同属一个阶层，看到的事物，往往非常不同。尤其是他们将那些事物表现在笔下时，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却都大相异旨，以至于他们的读者群完全不同。但是，读了他们的作品，你还不得不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承认他们都是好作家。这也是我编这本集子的体会。

我觉得，黄国彬和陶杰的散文，分别代表了香港散文沉重与轻松的两个极端，而也斯散文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或者沉淀。先谈这轻与重。

陶杰的散文近年在香港大行其市。据说他在不同的报刊上同时写八个专栏，涉及不同的专题，表述不同的观点，竟然能获得不同层次、不同观点读者的一致认同。起先，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以我所受到的教育来看，这种写作态度是不严肃的，因而是不可取的。然而，当我为了编这本集子把他的散文读一遍时，我似乎有所感悟。

陶杰的散文，体现的是香港这个独具一格的地方独具一格的轻。在这个地方，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有爱与恨，有喜与悲，有创伤和治疗，有隐痛和梦呓，只不过它们往往都包裹在一层色彩与内容完全不同的外衣里，以一种貌似无所谓的方式表现。在香港，这叫“冇厘头”。冇厘头不是游戏人生的代用语，

亦更非笑骂由人的同义词。当我由此想到陶杰散文的时候，我想到王国维谈到秦观、欧阳修和周邦彦词的一句话，曰：“永步、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有厘头”放在某些专栏作家那里，不过娼妓；放到陶杰这里，便成淑女，“虽作艳语”而“终有品格”。而这“艳语”在陶杰散文的表现则是：嬉笑怒骂俱成文章。

陶杰有篇散文题目很怪，叫《不给一口钉》。这句话译自于英文，是电影《乱世佳人》男主角的台词：“我不在乎。（I don't Give a Damn）”直译就是“我不给一口钉”。半个多世纪来迷倒万千影迷的，是男主角说“damn”时那眉头一扬的潇洒，从这句谈开去，陶杰说：“奉行不给一口钉生活哲学的人，并不是傲慢，而是出世脱俗，跟凡人不一样的见识，在他的眼中，生命和爱情，至多不过是过眼烟云，无论是生前利害和死后是非，其价值不会比一口钉沉重。”因此，最漂亮的活法是“把生命活得像一朵浮云”。“不给一口钉”，陶杰把它作了他最近一本书的书名，或许也流露出了他对自己文章格调的把握。高扬轻盈得像一朵浮云，没有一件事在这云朵似的轻柔中不可化解为嘻笑怒骂。

从哲学到治港方略，从教育到比基尼装，从自助餐到赌场的告示牌，无不可谈得风情百种绝处逢生。那种才子式的机智，时时令人油然而生“惊艳”之感。比如居然可以将“爱情”与“麻辣”联作一处，从一义多字的英文词拉扯到中国的烹调，然后笔锋一转，轻轻落在爱情的层次这个脍炙人口的话题；或者从女人的小肚兜论到怀旧情思，从电视遥控器点染出商业竞争、权力以及世界局势的控制；说正经不正经，说不正经正经，而深刻的忧思，正游移于那正经与不正经之间的模糊处。如此，把一篇篇五百字的专栏文字挥洒得倒海翻江，这就不是一般的本领了。

轻，轻得有分量。

同样的题材，在黄国彬的笔下就是截然不同的味道了。虽然黄国彬与陶杰一样，游学大洋彼岸多年，受到英国文学深刻的影响。但也许是早年的经历有差异，个人的气质有不同，我从黄国彬散文中感觉到的，大体是英国古典散文的遗风。王佐良谈18世纪英国散文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时说他是：“熟读希腊拉丁名著的古典主义者，却没有让他古典学问压倒他的英国佬本性和常理。”我想黄国彬亦和约翰逊一样，同样受到古典名著、特别是中国古典名著的影响。我在他的散文中读出浓烈的《楚辞》味道。尤其是在那些长篇的游记中，历史的沉重，脚步的沉重，还有心灵的沉重，加上那些考究的用词，肃穆的节奏，以及对仗句和圆周句的频繁使用，都令我隐约看到那位忧国忧民的屈老夫子身影。对于习惯了明快节奏轻盈旋律的现代读者来说，这种风格的缺点是明显的：句子太长，用词太文，调子过于高昂壮严，适合议论大事而不宜于私下闲谈。但黄国彬的散文还是有一定的读者，原因何在？

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形式虽是滞重的，思想却不失为新鲜，且常有奇笔，例如他谈到大学生活，谈到沙田六年的教书生涯时，洋溢的游情和率性的幽默，却是非常现代的；《莎厘娜》中写校园餐厅的风景，传神到我们可以那罗宋汤的香气中，一边由于害怕自己成为邻桌飞短流长的对象而出冷汗，一边欣赏玛丽·霍普金斯和格·坎贝尔的小曲。就是谈到老鹰、兰花这类被古今中外的文人雅士写滥了的题材时，也能写出他独有的清新，小题材在他笔下能写出大气势，写老鹰“在长江，我曾见过海鸥动也不动的伏在水面，等江水把它冲到好远的下游才鼓翼飞回原位；然后又伏在水上，随波漂向下游。在几千尺的高空，吐露港的老鹰也像海鸥一样，把气流和晚风当作江水

戏弄。吐露港的黄昏，人人都写意，却没有人能像老鹰那样逍遥。”写兰花，“或者把兰香裁成披肩，送给一个人，看她轻轻披上……”这种古色古香的想象，就像玛丽·霍普金斯的歌词“那些逝去的日子啊，朋友，还以为永远不会溜走。”沉淀到心头，或许补充了现代人所缺乏的某种情怀。

重，重得有理由。

将香港的沉重和轻松咀嚼消解，中和为一种恰到好处的含蓄与机智，也许，这正是也斯散文的独到之处。

我一向喜欢也斯的小说，我喜欢他小说中那种飞扬而不失优雅的印象，马尔克斯式的魔幻在他的笔下香港化了，香港化得从那些故事里你老是能听出北角、中环或是湾仔街市的喧嚣。而在也斯的散文中，这想象和魔幻好像表现得更加潇洒和自如。我总觉得无论在也斯的小说中还是在他的诗和散文中，都有一种强烈的香港情意结，这种情结不仅在内容和主题上表现出来，即使在形式上也时有流露。就从轻与重这个角度看吧，我读也斯的散文时，有个整体的感觉就是无论句子与段落，都是在轻重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努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地下车读诗》这一篇。这篇两千字的散文就只有一段。沉重的一大块。可是读下去，行句之间，却洋溢着抒情诗的轻盈，一连串跳跃的短句，每一句都是一个意象，而且互相之间好像无关联。然后，是一些罗列英诗和车厢人生的长句。于是，“在隆隆的地下车的节奏中，另外开始了一种新的节奏。”这是香港独特的节奏。

《书与街道》，说的是一条街与一本书的存在状况，书上的句子轻如尘埃，然而，“走到街上，风一吹，才又觉得那句话（书上的话）也许并不贴切，甚至也没有那么幽默了。”因为走上了街就是走进了现实，书是轻的，现实地却是沉重的，书是虚幻，

街道是现实；虚幻轻而现实重。但无论是轻还是重，都有其美好诱人之处，所以这散文读起来很惬意。

我想就循着这个话题继续谈。因为把也斯的散文一篇篇读下去，我越发有了这种走在香港街道上的沉迷之感。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一个当代人的印象》中写那位伦敦人：“他站在那里观看鞋匠干活，看人把柠檬切成片放进饮料，看黄铜匠修理着咖啡烘烤器，小孩子们主动为他把曲柄来摇；……这些，他都放在心上，统统记牢！有人打马——他的眼睛不放过，有人骂女人——他立刻拿笔来记……”也斯的《生活在马路上的人们》使我想起了这首诗中的那个漫步街头的人。我很想把这篇精彩的文章全文引在这里，但最好的办法还是吊一吊读者的胃口，只用以上这几句诗引起大家的联想。你只须把那伦敦人想象成香港人就行了，再加上这些香港人独特的幽默和豁达：

“他走近垃圾箱，看见地上的垃圾，先拾起来放进垃圾箱，再从垃圾箱里翻找他要找的食物。”

“有时站着，有时睡在地上。若有人站在旁边，他就自顶至踵把人打量一遍，笑笑。他看来有点孤僻，但总是站在人多的地方。”

“另一个他，以替人开车门为生，也是个友善愉快的人。他走过了许多地方，做过码头工人。他把拾来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好几顶帽子戴在头上。有一次，他把十个指头都戴满指环，不一定是指环，有些是汽水罐的铁圈。”

沉重的内容寓于轻松的语调之中，变得好接受。不止是写香港街头风景如此，就是写人物印象，不管那人物是台湾的诗人，还是德国的作家，甚至流行歌手，在也斯的笔下读到，我所感到的也是一个经过消解的沉重，经过咀嚼的轻松。诗人商禽穿着白背心和短裤在卖牛肉面，这似乎荒诞，正所谓风马牛不

相及，但是“他的风是现实的逆风，马是破旧的自行车，混和在生活的烟尘和咳嗽的声音中，说到底，何尝不可以是一片面铺的招牌。”而德国作家葛拉特(Gunter Grass)“他一定是喜欢慢慢踱步，欣赏事物，缓缓咀嚼。所以他在书中赞美蜗牛，因为蜗牛向前进步，但不急于抵达固定地点。有前进又有后退，因为有怀疑，所以不自以为是。”这其中未始不包含也斯自己看事物、写文章的观点。好的散文，就应当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对于外界事物的真情流露，永不丧失自己的个性，永远唱出自己的声音，这在越来越机械化的现代社会，是多么不易！

我想就借用也斯一篇散文的结尾作我这篇已拖得太长的序之结尾，在那篇描述美国流行歌手鲍布·狄伦演唱会的文章中，也斯最后这样说：“狄伦仍然站在那儿，唱着歌。他是那么遥远，看来像一个朦胧的影子，一个正在玎当啷的黎明，在街头走过的歌手，摇响手鼓，为我们歌唱一曲。偶然歌声把我们拉近，偶然又再分道去。我们追随着他，说：‘为我们唱一曲吧，反正这样的夜晚，大家都睡不着觉。’跟了一条又一条街道，然后早晨来了，大家累了，没有人永远跟下去，一如那命定的分离，真可惜。人们转进不同的街道，觉得他已是遥远的影子了。”

可是，朋友，不管是轻快的谣曲，还是沉重的船歌，在这无眠的夜晚，且为我们唱一曲吧！

目 录

序 王璞

● 陶杰卷

- | | |
|----|-----------|
| 2 | 无眠在世纪末 |
| 4 | 小动物之忆 |
| 6 | 致某护士书 |
| 8 | 张妈之死 |
| 10 | 只少了一盆热水 |
| 12 | 咖啡因、酒精与灵感 |
| 14 | 我的小学 |
| 16 | 玛丽环娜的一课 |
| 18 | 戏剧的教育 |
| 20 | 杖端的小路 |
| 22 | 教英国人行礼的日子 |
| 24 | 手帕一族的宣言 |
| 26 | 伦敦航班的沧桑 |
| 27 | 独行不必相送 |
| 28 | 海外置业的势利 |
| 29 | 拍拖费 |
| 31 | 演员和时代 |
| 33 | 严肃与流行 |
| 34 | 别做他的蝴蝶标本 |

36	大家来推飞机
37	谁发明比基尼
39	不给一口钉
41	种族歧视病例
43	掌柜的不见了
45	旅行和旅游
47	麻辣的爱情
49	书和书签
51	电话迷宫
53	遥控器的时代
55	哲学家和跳蚤
57	呼唤
58	滥情
59	再见, 苏丝黄
60	医生和护士
62	金融帝国主义
63	窈窕
64	自助餐的哲学
66	赌场的告示牌
68	飘色
70	洗手间里的主权
72	好奇心和知情权

74	报章沙漠化
76	狗灾
77	碎尸之城
79	不大好的情人
81	后有厘头时代
83	欢乐小天地
85	教小孩子面对孤独
87	英童学校
89	学英文
91	西餐在香港
92	绝对黑夜
94	盲点
96	小肚兜
98	样学
100	马屁简论
102	男婚男嫁
104	信用卡年代

● 黄国彬卷

108 | 中大六年

118	吐露港的老鹰
123	白兰花
126	莎厘娜
135	洗冷水
141	天鹰展
152	万里长城
170	长江

● 也斯卷

188	书与街道
192	生活在马路上的人们
196	在地下车读诗
200	给孩子说故事
202	蔬菜的言语
204	古怪的大榕树
209	三苏祠取景
212	杨琴和结他
215	书的衣裳
217	诗与备忘录
220	难忍存在的轻
227	邓达智与中环的街头风景

233	从西边街走回去
236	买卖的庙街
239	九龙城寨：我们的空间
243	科技大学的展览：时间和空间的旅程
246	北角录像个体户的随想
252	给朋友的信
256	南瓜的脸孔
261	眼睛练习
263	城市日夜
273	咬一口圣诞卡
275	与葛拉轼游新界
284	风、马、牛肉面
287	好胃口的人
291	遥远的歌手
299	吉澳的云

陶

杰

卷

在远洋轮船启动的时候，我也曾是船上的年轻旅客，在遥望码头上送行的那个女人。当轮船渐渐远去的时候，送行的人看不见了，但隐约可辨的是她手腕挥动的一巾丝帕，那一飘素洁的温柔，以及在山海间浪浪然吹送的一缕暗香。那手帕，化成一羽逐波的白鸥，随着轮船翩翩然飞来，维系着无穷的思念，最后消失在海平线上，飞进了茫茫的云水。

无眠在世纪末

一位朋友对我说，旅居外国，最令人惧怕的事是夜间失眠，对此我黯然而有同感。

辗转枕畔，一夜无眠，思想毫无拘束，能驰骋得很远。但那样的思想活动与日间的大不相同；日间面对世界，社会中人潮往来，思想得以沟通；静而读书，也是欣然与古哲先贤为友，即使是孤独，也寂寞得多彩多姿。

但是失眠的孤寂感，有如宇宙的宏大，亦有如黑夜之深远，不眠的人像一盏残灯，以一舌残薄的白焰迎战黑暗，有如一兵力抗千军，那种战斗的疲倦感超浓烈，心灵竟愈是清醒，这是一大可怖的吊诡(Paradox)现象。失眠常在中年时发生，令早已饱经百战的人生更添苦涩，至于老贫而失眠，更是一种独醒的死亡，是更可怕的刑罚。

身处外国，夜间无眠，无边的孤寂平添一度空间。心灵的防守线，最脆弱时在凌晨四五点钟之间。此时如因噩梦惊醒，无法再入寐，独在异乡为异客，每先倍思在远方的亲人，意识流继而向家国回归，读过的历史一页页从头掀起，空白而暗淡的天花板有如一张银幕，所谓忧国忧民，原来在夜间失眠于国外之际才是最沉重。

又或许竟忽然心事泉涌，幼时许多淡薄的面孔和稀落的言语，因一场醒而未完的梦而无限地勾起。但是梦破了，如一艘小舟解缆，在野渡无波的河面徐徐而去，那几张长久以前的面孔竟无法与